

白城英烈

赵德民 (下)

●王晓梅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奴化教育体制彻底崩溃,民主政权建立以后,教育回到了人民手中。具体抓全县教育工作的赵德民肩负重任,反复深入调查了解情况,从多方面入手,逐步恢复创办一些学校,发展教育事业。他经常对干部、教师明确:办教育是为将来搞建设培养人才,是为了适应未来建设事业的需要。

在他的努力下,公办学校首先开学。不久,以私塾形式存在的农村学校也相继开学。当时,没有固定的教材,没有统一的课程,就采取老解放区的教材,设置了国文、体育、算术、图画、自然常识等课程。在教学指导思想,认真贯彻老解放区的文化教育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大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终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赉北县的教育事业很快得以恢复和发展,为以后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赵德民还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积极恢复和发展文化事业。民主政权建立后,为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他积极组织文艺宣传,使党的政策深入人心,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当时,县、区干部都会唱好多新的革命歌曲,他们下乡工作,召开群众大会,教群众唱歌。一时间,在全县人民群众中,掀起大唱革命歌曲的热潮,每有群众集会,村与村、屯与屯之间都自发地搞“拉歌”比赛,看谁会的歌多,并且唱的齐、唱的好。文化活动逐渐在群众中发展起来。

1946年春,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建立农村基层政权,为下一步全面铺开的土改斗争做好准备,党组织又派遣了大批干部深入赉北农村,赵德民便是其中之一员。他被任命为第五区区长,郝福茂(原为军队干部)任区委书记。区政府设在嘎什根村。

嘎什根村位于赉北县边缘,背靠嫩江。历来土匪出没无常,活动猖獗。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派遣大量特务勾结当地土匪、地主和日伪残余,封官许愿,令其招兵买马,组建武装,还派遣特务混入初建的人民政府中进行挖底。他们或策动于密室,组织叛变;或明目张胆杀害革命干部,直接威胁着刚刚建立且立足未稳的人民政府,阻挠土改工作的开展,亲手制造了一场血腥灾难。

由于我匆忙扩军、建政,在新组建的政权武装内部不免鱼龙混杂。大地主肖惠风、王明远、孙福田纷纷乘机钻进了我政权内部。特别是区武装的领导权落在了恶霸地主、伪村长、维持会会长肖惠风手里。区队成员几乎是维持会的原班人马。区政府秘书一职也被孙福田窃取。这样,刚刚组建的民主政权的重要决策和行踪,被这些别有用心的大地主分子掌握的一清二楚。

赵德民到嘎什根后,积极开展土改工作,依靠贫苦农民开展清匪反霸和减租减息运动。充实和补充了区委、区政府,建立了区武装队伍——区中队。

大地主肖长太(肖惠风的哥哥)被斗争以后,对人民政府恨之人骨,多次与肖惠风、王明远、孙福田等人密谋策划,企图推翻地主政权,杀害革命干部。

1946年6月,县人民政府召开了全县干部大会,会议中心是研究如何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精神。会议决定首先在嘎什根区搞试点,组织农会,建立武装中队开展清匪反霸和减租减息。

会议结束后,嘎什根区政府立即着手做好试点准备工作。以区中队队长身份参加县干部大会的王明远预感到自己末日的到来。赵德民几次派人捎信去请,他都托病未去。县里召开会议期间,正是洮南专员公署财政会议刚刚结束的时候。窃取财政科要职的大地主肖惠风与王明远既是亲属,又命运相连。肖去洮南开会的精神,无疑要露给王。

县里干部大会刚刚结束,接着专署又召开了县长会议。王明远伙同恶霸地主李万民趁机会串通肖长太密谋拉起武装为匪,投靠国民党。事后肖长太便与匪王金商量“铺局”的事。王金山为柜,报字“金山”;二柜肖长太,报字“天合”;炮头张希武,先员李万民。6月28日,以肖长太为首的一伙匪徒在江边南牛营子肖万生家第二次“铺局”,决定于6月30日晚血洗嘎什根区政府。因当晚王明远未到,只好改变计划。

7月29日,赵德民、郝福茂带领区中队战士,到该区乌兰吐开展工作,当晚住在该屯。

当天,肖惠风写信给孙福田,告诉他今晚攻打区政府,令孙福田、张希武等作为内应,以枪声为号。孙福田立即回信

表示一切照办,并透露了区上两位主要负责人都去了大乌兰吐吐的消息。他们经几次密谋,决定偷袭区政府。

赵德民、郝福茂当时正在大乌兰吐处理一起盗马事件。他们二人带领十几个战士忙到很晚才落脚,布置好值班警卫后,便分头休息了。赵德民住在学校,郝福茂住在孙家前院二道门西张宝田家。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躺在自己身边的战士,早已被地主土匪策反,成为反革命的帮凶。

这天晚上,孙福田、张希武等人按肖惠风的指示,为掩人耳目,大摆宴席,造成请客的假相。天黑后,便从赵家岗子出发,来到嘎什根西桥下。肖惠风带几个人在桥下看马,其余人员均徒步偷偷地窜到区政府西角门。一声枪响,在里边接应的张希武立刻打开了西角门。肖长太、王明远、王金山等人里应外合,把刚刚提拔三天的副区长吴广俊捆起来,和其余的战士一起赶到一个屋子里,并抢走枪支弹药和马匹。尔后,去衣会积极分子李庆福家,先向屋里打了排枪后,又大喊大叫:“李庆福出来!不出来就烧房子了。”并把烧柴从窗子往里塞。李庆福的长子李向阳手持菜刀闯出门来,同敌人搏斗,被肖长太残忍地用枪打中。这时,土匪分成两股,一股由肖长太、王明远、王金山、李万民、孙福田等人带20余人奔往大乌兰吐。这时,郝福茂要到外边查岗,正遇上孙福田、王国祥二人在外面叫门:“区政府被胡子打开了,我们逃出来向你报告的,赶快开门吧。”郝福茂刚打开门,就被王国祥击伤,郝福茂忍痛还击,将王国祥击毙。赵德民在屋内听到枪声,立刻从炕上爬起来,提起枪就往外走。他刚一迈出灶堂门,就被睡在身边的“通讯员”王金有一枪击中后心,赵德民立刻倒下了,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区长就这样被隐藏在身边的叛徒杀害了。牺牲时年仅28岁。

(八十四)

白城市地方志办公室供稿

白城记忆

诗词鉴赏

登鹤雀楼

●[唐]王之涣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赏析】

现代人对高楼大厦已经司空见惯,登上岳阳楼、鹤雀楼这些古代楼阁,或许不会产生什么别样的感触;但这样的楼阁对古人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它们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带给人们新鲜的刺激。所以,古代楼阁诗赋非常发达,新楼落成要赋诗庆贺,朋友相聚要登楼赋诗,思念家乡要登楼远眺……鹤雀楼就是这样一座名楼。唐李翰《河中鹤雀楼集序》云:“后周大家 宰宇文

护军镇河外之地,筑为层楼,避标碧空,影倒洪流,二百余载,独立乎中州,以其佳气在下,代代胜概。”可以想见,一座高楼,“迥临飞鸟上,高出世尘间”,孤标独立,百里外可见,该是多有气势!登上这座高楼,又该会看到怎样开阔的景象,触动怎样豪迈的诗情!

所以,当年轻的王之涣访友漫游到中州大地,眼前突然出现这样一座雄伟的高楼,不免跃跃欲试,必欲登楼。待登上此楼,环眺四方,心中自然产生无比的震撼,所以起笔就有胸纳万里的气度:西望,一轮苍茫的白日依傍着连绵的群山,徐徐下落;东眺,浊流宛转的黄河滔滔滔滔,奔入大海。群山可见,大海却遥不可及,借着鹤雀楼

的助力,诗人仿佛生出千里之眼,于是从东到西,山海之间,万里的空间,仿佛都在眼前,极力写出鹤雀楼之高、地势之胜。有人质疑说,落日红色的,此处写“白日”,恐与事理不合。我们认为,“白日”是古人对太阳的一般称呼,其重点不在颜色,古人常用“白日”指夕阳,如东汉末王粲《登楼赋》:“步栖迟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将匿。”南朝齐萧道成《塞客吟》:“青关望断,白日西斜。”

登楼观景,各层风光不同;每一层,往往风光更胜。诗人似嫌不够,想要看得更远,甚至想要穷尽千里外的风光,因而盼望“更上一层楼”。这也许是写实,诗人身在低层,尚可攀爬,“更上一层楼”,表现出他揽胜的迫切心情;也许是虚写,诗人已在最高层,幻想着更上一层的奇景,表现出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这句诗起初只是诗人愿望和心情的表达,因其中含有更进一步探求的欲望,随着诗歌的流传,渐渐有了超越诗歌原意的理趣。人们往往用这句诗来表达想要取得更大成功,就要付出更多努力,或者想要有所突破,就需要更高远的视角等哲理。

(雨果 刘健雄)



课本里的湖北

●夏静 张锐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或许是由于湖北拥有最长的长江岸线的缘故,语文课本里的湖北,出现频次最高的景象是长江。在这个场域里,数千年来,有人遍览山川形胜,感叹大自然奇伟瑰怪;有人触景生情睹物思人,唏嘘人生况味;有人登临胜迹咏史怀古,直抒体国经野的胸臆……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实地踏勘,“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三峡》,部编版八年级语文上册)

时光飞逝千年,当作家方纪跟随又一拨长江三峡地质考察队在长江中上游工作采访时,“时令已经是秋天了。三峡的秋色,是从大江两岸的橘柚树开始显现的。”(《三峡之秋》,北师大版六年级语文上册)中秋时节的三峡,“充满了成熟的秋天的气息”“又是一片秋天的明媚”“又充满了秋天的热烈的气息”。

如今的三峡大坝,早已同自然山水一道,成为长江的形胜之地。恰如当年毛泽东同志所畅想,“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与郦道元、方纪见到长江的感悟不同,唐代崔颢看到孤耸的黄鹤楼,烟波浩渺的长江,则心生思乡之情,吟出了被奉为“唐人七言律诗第一”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黄鹤楼》,部编版八年级语文上册)

被孤寂和思乡侵扰的不止崔颢,还有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人教版四年级语文上册)不光是黄鹤楼,逆流之中的李白,在长江边荆门山下也表露心迹。“渡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渡荆门送别》,部编版八年级语文上册)

在长江支流汉江上,唐人宋之问用短短20字——“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渡汉江》,北师大版九年级语文下册)描绘了一个久别家乡的游子归乡之际的激动而又畏怯的心理。

滔滔江水引发万千思绪。有人怀乡,有人则感叹人生之短暂。

但宋代文豪苏轼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赤壁赋》,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苏轼对“变”的体悟,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哲思相映成趣。

古语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心境不同,感悟便不同。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的苏轼,出游途中遇到雨,却没有雨具,同行伙伴皆狼狈,他却不觉。“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四)此刻的苏轼,或许是处于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的豁达透亮心境中。

恰如被疏远、放逐的楚人屈原,面对家国破碎的动荡时局,却不能扶大厦于将倾,只能“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空留下卓绝一生的逸响伟辞,苏轼在长江之畔思考的,也不止于个人的升降荣辱,更有“吾国与吾民”。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

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四)被贬谪在外的苏轼,置身三国古战场,也希望同周瑜一样,建功立业,大展宏图。

比苏轼早200余年的唐人杜牧也曾感慨时势,借以抒发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愤懑。“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部编版八年级语文上册)

赤壁,见证着楼船铁马,见证着兴亡更替。从楚王问鼎中原,到昭君出嫁匈奴,到武昌城头的枪声,再到红安将军县……物阜天华的荆楚大地,始终诉说着家国天下的故事。东汉末年,群雄并起,生民涂炭。作为“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的刘备,“访孔明两次不遇,欲再往访之”(《三顾茅庐》,部编版九年级语文上册),他最终以三顾茅庐的求才诚意、拱立门下的容才雅量,赢得了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在为刘备筹谋三分天下、恢复汉室之策时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壶浆以迎将军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隆中对》,人教版九年级语文上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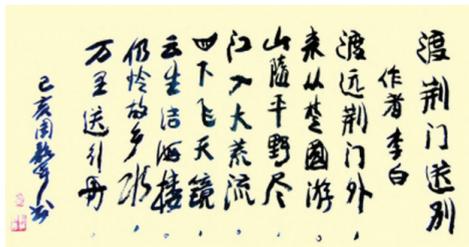
在语文课本中,在荆楚大地上,千百年来,人们领略着江山胜景,心系着江山社稷,勤于济邦邦济世。在课本之外,荆楚大地的新时代画卷正在铺展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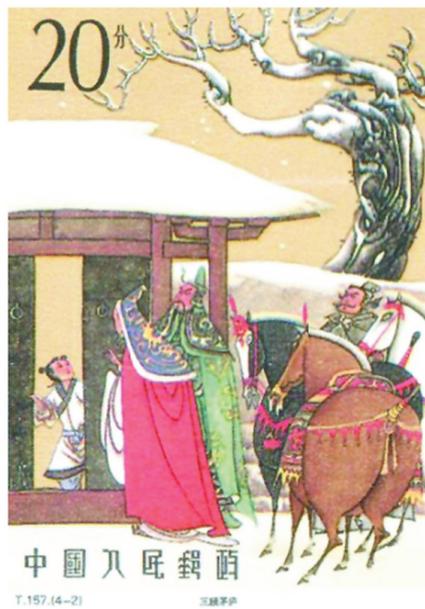
长江万里图(中国画·局部)



赤壁图(中国画·局部)



渡荆门送别(书法)



三国演义——三顾茅庐